

编者按：

新时代青年遇上国潮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

近年来，传统文化日益受到更多人喜爱。一批新时代青年，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——他们从事传统手工艺或技艺，既传承传统又锐意创新，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，并“吸粉”无数。本报今起推出“新国潮·新青年”人物报道，展示这些青年的可喜成就、别样人生。

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副馆长谢易格打造非遗时尚品牌 绣出东方“爱马仕”

◎ 浙江日报记者 陈 醉 本报记者 陈冲

一身鹅黄盘扣马甲，搭配淡金银花纹的荷包短裤，脚蹬一双裸色高马靴。

初见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副馆长、刺绣品牌“糖心旦”联合创始人谢易格，便被她这身高端设计款的“东方霓裳”锁住眼球——盘扣上若隐若现的金线银线、裤腿上的蛋型刺绣扣……这套服饰兼具金银彩绣的传统韵味和都市年轻范。

“这是‘夏荷绮梦’系列，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刺绣荷包，也是我们‘糖心旦’最火的单品，销售额已达500万元。”谢易格一脸自豪。6年前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彩绣的“传二代”，谢易格和吴佳颖、金俊宏两位合伙人一起创办了“糖心旦”，一个将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时尚的非遗新生故事随之上演。

把传统手艺融入生活



金银彩绣又称金银绣——以金银丝线与其他各色丝线，绣出不同图案。金银彩绣历史悠久，其技法至少可追溯至唐代。在谢易格的人生中，这个千余岁的“老伙计”就如一根牵引线，不经意间牵着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。

谢易格出生在手艺世家，父母都是省级乡村工匠名师。父亲谢武宏精通脱胎漆器、木胎干漆、木雕等技艺，是一

家手工工坊的掌舵人。母亲裘群珠，金银彩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守着一处绣坊。

2011年，宁波金银彩绣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那年谢易格18岁。

这非遗界的大事件落在谢易格的视角里，却是老手艺的式微。“我母亲的绣坊里，绣娘平均年纪60岁，最大的80多岁，几年间，绣坊没有一滴新鲜血液加入。”

虽然金银彩绣早已融入谢易格的血脉，但她很清醒，要把它当成“饭碗”则是另一回事。

“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，嫌它难以赚钱养家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！”谢易格坦言。曾经，一个很有天赋的男生来绣坊拜师，可他的父母觉得这不算一

个正经职业，硬生生把人拎了回去。

老手艺的这般境遇，让谢易格心里不是滋味。

2012年，谢易格决定赴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研修时尚与管理专业。“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一个人拖着行李就跑到北京，面试、办手续、出国。”短短几句话里，流露出浓浓的使命感。

带着思考，谢易格像块吸水海绵，疯狂吸纳国外手工艺的发展经验，思路渐明。

“我们有些非遗只是陈列在博物馆里，脱离了当代生活。我想探索新的设计思路，把非遗融入日常生活，创造一个以中国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新奢侈品品牌。”谢易格说。于是，就有了“糖心旦”。



“非遗”激活新商业

盛夏的上海，位于安福路的“糖心旦”品牌工作室闹中取静。“糖心旦”的业务已从宁波拓展到上海，谢易格也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品牌运营总监。

“除了技艺传承，我思考得更多的是怎样构建起成熟的非遗商业生态。”谢易格说。

跟着谢易格走进“糖心旦”品牌工作室，一眼就被摆在C位的人偶模特吸引了——模特披着拖地的“黑金斗篷”，领口的紫铜篆刻工艺，远看如刺绣，近看如浮雕般立体，肩部、衣身满是金银彩绣，非常精致，不少年轻人正围着拍照打卡。正是这件斗篷，走上了明星演唱会现场，一度冲上网络热搜。

“‘糖心旦’的单品常常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活泼形式露脸，强力吸粉。”谢易格自豪地说。



去年，“糖心旦”的刺绣香包成为高端香水品牌MELT SEASON的特别定制款，两家联名推出七夕限定礼盒《针与线》，刚上市便抢购一空；今年，在国际服装奢侈品牌Loro Piana（诺悠翩雅）的中国区所有门店里，“糖心旦”的刺绣胸针进行现场设计和展示……

“我们的客户群体多是高知女性，把非遗与时尚结合反响不错，去年销售额近千万元，预计今年能翻番。”谢易格自信地说。

在谢易格看来，“糖心旦”出圈不只是非遗保护的故事，更是为它赋予商业生命的努力。

在当下的国潮热中，积极争抢风口的“糖心旦”，承载着谢易格和金银彩绣更大的“野心”。

“‘爱马仕’等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都以手工制作作为灵魂。我认为中国时尚要在国际市场具有辨识度，需要深入挖掘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和工艺。未来，我希望用一根绣花针，绣出东方‘爱马仕’。”

新老绣娘“对对碰”

鄞州创新128园区96幢68号，是宁波知名的民间博物馆——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，这里有百余位技术精湛的绣娘，550多件金银彩绣藏品。这是裘群珠一针一线“绣”出来的家底，也是谢易格2018年回国后创办“糖心旦”的一份底气。

很快，“糖心旦”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——设计嫁衣。

“客户不希望太艳丽，又想要中式美，因此，我们大胆地以西方白婚纱来做中式嫁衣的主色调，配以钉珠和刺绣组成的仙鹤、松树等。”谢易格和两位合

伙人铆足劲设计了一款白金色仙鹤中式嫁衣。

“仙鹤是长寿的象征，放在嫁衣上不合适。颜色这么素，哪有半点金银彩绣的样子……”裘群珠一见，觉得哪都不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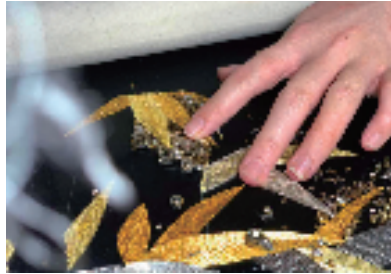
和许多老一辈“非遗人”一样，裘群珠执着于坚守“老味道”，但谢易格并不这样看，“非遗新生，更要靠重新解构、重新塑造刺绣语言。”

老辈与新人，有理念冲突，也有和解，他们在切磋、磨合中互相赋能，也让非遗生发出更多可能。

在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里，裘群珠悄悄珍藏了“糖心旦”所有的实验品，有失败流产的，也有大放异彩的。这其中，不得不提到“一条金线”。

金银彩绣以金线、银线为主，相较于苏绣、蜀绣，显得很“隆重”。“我曾经试遍了市面上所有金线，都没能找到有时尚感的色泽。”谢易格一度陷入苦恼。直到她看到绣娘把玩自己手工搓捻的线，一根棕丝线加一根金线，搓捻在一起，“化学反应”发生了——“低调奢华的金色！”谢易格眼前一亮。

“色泽变一变，感觉就不同。那么绣布材料能不能也变一变？能不能换成丝绒？”一听谢易格这么问，绣娘们把头摇成拨浪鼓。她们觉得，金银彩绣技法独特，由钉线将金银线盘附固定在面料之上，金银线并不穿透面料。表面不平整的丝绒有先天缺陷，从来没人这样做。即使做成了，那还像金银彩绣吗？



难以说服绣娘，谢易格他们3个“初生牛犊”决定亲手试试。他们一针一针地绣，硬是在丝绒上绣出松树、松叶，做出了一只“贵妃聆松包”的样品。



这只包，长度、高度都不到10厘米，却卖到5300元一只，一年就卖出二三百只，老辈绣娘们啧啧称奇。一位名叫“Dipsy迪西”的网友晒图：“工艺很吸引人，也很好玩。”

“这只包，连手机都装不下，能干啥用？”裘群珠时不时还会唠叨几句，可语气里满是欣慰与骄傲。

近两年“糖心旦”出了不少精品，除了“贵妃聆松包”，还有不少明星喜爱的唐装外套系列，以及“东方贺礼”系列——为新生宝宝绣制的虎头鞋等。

